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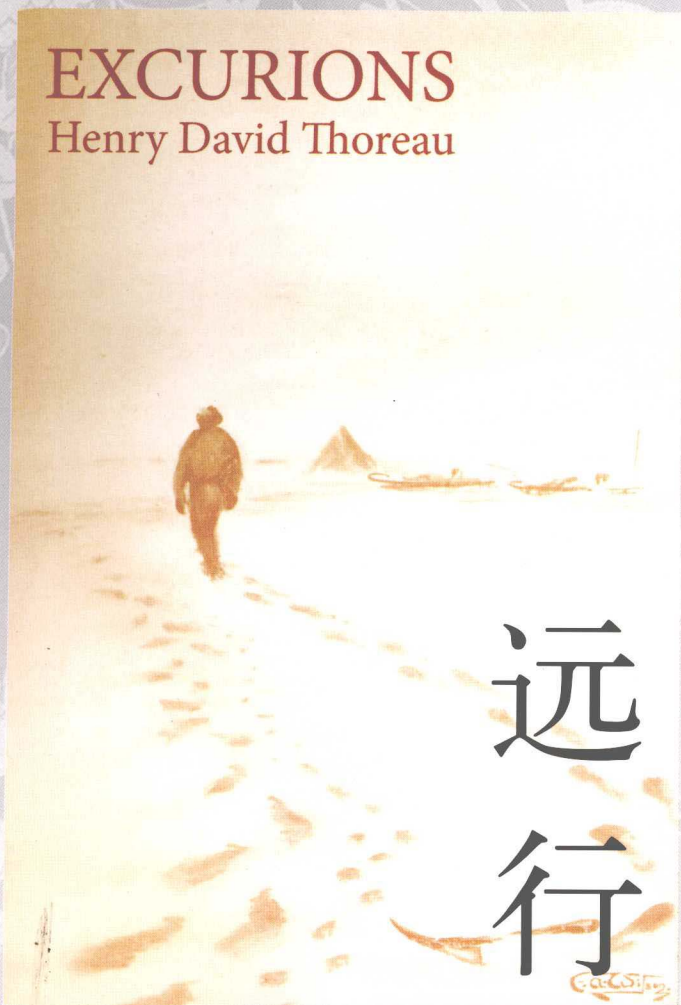
〔美〕大卫·梭罗著
〔美〕爱默生—导读

董晓娣—译

外面越荒凉，我的情绪就越高昂。
因此，赐予我海洋、沙漠或是荒野吧！

EXCURSIONS

Henry David Thoreau



远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远行

「美」亨利·大卫·梭罗 著
「美」爱默生 导读
董晓娣 译



EXCURSIONS

HENRY D. THOREAU.



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光明日报出版社

梭罗生平

导读

【R.W.爱默生】

亨利·大卫·梭罗的祖上是法国人，很久以前，他们从格恩西岛迁到了美国。梭罗是家族里的最后一代男性子嗣。他的个性偶尔也会凸显出他的血统，并与撒克逊人的卓越天赋融合成一种非凡气质。

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1837年，他毕业于哈佛，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的文学成绩并不突出。尽管他从大学受惠良多，但作为一个传统文学的离经叛道者，他对栽培过他的母校却既无感激又乏敬意。离开大学后，他也曾和哥哥一起在一所私立学校里教书，但没过多久便辞职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铅笔制造商。因为自信制造出的铅笔会比时下流行的更好用，梭罗有段时间也潜心研究过这门手艺。在完成了他的铅笔试验以后，他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了波士顿的化学家和艺术家。由于铅笔良好的性能，他们授予了他优质证书，证实了他所制造的那些铅笔在质量上堪与伦敦最好的铅笔相媲美。之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了。朋友们纷纷祝贺他开辟了一条致富之路，面对如此赞誉，他却出人意料地回答说，他以后再也不会制造铅笔了。“我为什么还要制造铅

笔？我不会去重复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随后，他重新开始了永无止境的漫步及各种各样的研究。他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日俱增，不过他却从未提起过动物学或植物学等概念，这是因为，他虽醉心于自然事实的钻研，对于学术科学或正统科学却毫无兴致。

这时的梭罗是一个刚刚走出象牙塔的健壮青年。当所有的同伴都在选择职业或者迫不及待地开始某项待遇丰厚的工作时，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同样的问题。他能够做到抛却常规路线另辟蹊径，保持内心的孤独自由，实在难能可贵——这势必会辜负了家人和朋友的一番期望。他刚正不阿、独立自主，对别人也如此要求，这使得他的处境难上加难，可他却从未有过分毫动摇。他是个天生的异类，不会为了某项狭隘的技艺或职业而放弃了自己在学问上和行动上的抱负，而是志在一种更为开阔的职业，一种高品质的生存之道。如果他藐视或者公然反抗了他人的观点，那也只是因为他更希望自己能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从不虚掷光阴或自甘堕落。需要金钱时，他宁肯做一些他乐意为之的体力活来赚钱——造小船、筑篱笆、播种、嫁接、测量，或是别的短工来赚钱，也不愿意长期受雇于他人。他吃苦耐劳又清心寡欲，精于木工又擅长算术，这使他能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谋生。他只需投入较少的时间就能满足生活所需，因此他可以保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尽情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对测量有一种天生的领悟力，这得益于他既有的数学知识以及他的一种习惯——对于感兴趣的物体，他总想去探明它们的尺寸和距离，如树木的高低，池塘和河流的深广，山的高度和几座最喜爱攀登的山峰的峰顶间距——再加上他对康科德附近区域非常熟悉，使他不经意间就成了一名土地勘测员。这个职业给他带来的好处是：它不断地把他引领至一些新的隐秘地区，使其能够更好地研究大自然。他精准的测量和高超的技巧很快就使他备受赞誉，在这

个行当里找份工作变得轻而易举。

那些勘测中出现的难题在他面前总能迎刃而解，但他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更为重大的难题，对此他亦毫不退缩。他质疑每个习俗，并希望他的一切实践都能在一个理想的平台上进行。他是个极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会像他这样，做出如此多的割舍。他未受过专业培训，终生未娶，独自生活，从不去教堂，不参加选举，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荤，不饮酒，也不抽烟。他虽说是个自然学家，却既不设陷阱也不用猎枪。毫无疑问，做一个皈依思想和自然的单身信徒，对他也不失为一种英明之举。他不善理财，甘于清贫且能洁身自好。他浑然不知地开始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过，等他后来有了清醒的认识时，也对此深表赞同。

“我经常提醒自己”，他在日记中写道，“即使我腰缠万贯，我的目标还是一样，我追求目标的方式也无差别。”他无诱惑需要抵挡——无锦衣玉食，无缙绅风情，亦无丧志玩物。他作别了琼楼玉宇、华美服饰，远离了那些谈吐高雅的人士。他更喜欢同质朴的印第安人接触，认为所谓的风雅只会妨碍人们之间的交流，而他希望能以最简易的方式与同伴交流。他拒绝一切晚宴，因为在那种场合，人人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找不到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人。他说：“他们以宴会中的骄奢为荣，而我则以简朴为荣。”当被问及他最喜欢桌上哪道菜时，他的回答是，“离我最近的那道”。他不喜欢酒的味道，一生中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说，“我隐隐约约记得未成年前，抽过一些干百合花梗，似乎感觉挺清爽，当时，我总会备上这么一些东西。我从没吸食过比这更有害的东西。”

他情愿通过减少生活所需、一切自给自足，来实现自己的“富足”。在他的旅行中，只有需穿行很多与他当前的目标无关的村落时，他才会坐火车，大部分情况下，他会步行上几里地，避开旅

馆，投宿在农夫或渔民的家中。这样做，一来比较便宜，二来还让他感觉更愉快些，再则，住在那里也更方便他打听自己喜闻乐见的人和事。

他的性格带有几分永不屈服的军人气质，总是一副很有男子气概、很能干的模样，极少有温柔的时候，好像他不和别人唱唱反调就会觉得不自在。他需要谬误让他揭穿，需要愚蠢供他愚弄，或者，我可以说，仅需一点胜利的感觉，几声鼓响，他便能唤起自己所有的力量。对他而言，对别人说“不”易如反掌；事实上，他发现这比肯定对方要容易得多。当他听到某种意见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否定它，可见我们日常的思维定势是多么让他不堪忍受。谈兴正浓之际，这种习惯无异于是在泼冷水。尽管同伴最终都能明白他毫无恶意，且所言非虚，但是原本好好的谈话还是会无疾而终。因此，没有哪个同伴会与如此纯粹耿直的梭罗惺惺相惜，结为挚友。“我爱梭罗”，他的一个朋友说，“但是我很难喜欢他，我不会想去挽他的胳膊，正如我不想去挽一棵榆树一样。”

然而，尽管他是一个清心寡欲的遁世者，他却极富同情心。他能像个孩童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喜爱且乐意招待的青年人身上，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讲他在田边河畔经历的种种奇闻轶事。能这样做的，大概也唯有他了。他随时准备着要领着一队人马去采摘浆果或是搜寻栗子、葡萄。有一次，当谈及公众演讲时，梭罗评价道，凡是大受观众喜爱的都是糟糕的。我说：“可谁不愿意写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雅俗共赏的东西呢？当看到自己的作品因为没有取悦读者，而未被世人拥戴时，又有谁会不觉得遗憾呢？”梭罗当然会提出异议。他说，曲高者和寡，凡是好的演讲，真正懂的人总是寥寥。但是，到了晚餐时，当一个年轻的姑娘得知他要去演讲厅演讲后，就尖锐地问，他要讲的是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些

她爱听的东西呢，还是那些令她兴致全无的陈腐的哲学？梭罗转向她，陷入了沉思。那一刻，我看到梭罗尝试着使自己相信，他可能有些材料适合她和她那些同学的胃口——如果那篇演说适宜于他们，他们预备睡得晚些去听演讲。

梭罗是真理的宣扬者和践行者，他生来如此，因此也总是陷入一些戏剧性的场景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旁观者都很想知道他会持哪种态度，会说些什么话；他很少让大家的希望落空过，每逢非常时刻，他总能作出一些独特的判断。1845年，他在瓦尔登湖畔建起了一间小木屋，边劳作边研究，独自生活了两年。此举于他再自然合适不过了，但凡了解他的人都不会谴责他矫揉造作。他行为上与旁人不同，思想上更是迥异。他彻底研习了独居生活的优点之后，就立刻抛弃了这种生活。1847年，梭罗由于不满一些镇政开支，拒绝向政府缴税，因而被捕入狱。一个朋友代他缴清了税款后，他才得以释放。可到了第二年，类似的麻烦又找上了门。这一次，他的朋友不顾他的反对，又替他缴了税，我想，到此，他也只好作罢，不再抗税了。他不在乎任何的反对和嘲笑，而是冷静而全面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即便周围人对此并不赞同，他也不以为然，就是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他也毫不在意。有一次，他到大学图书馆借几本书，图书管理员却不借给他。梭罗先生就去找校长，校长于是就给他讲了借阅的规章和条例：允许把图书借给在校的研究生，本校毕业的牧师，以及学院周围方圆十英里的居民。梭罗先生向校长解释说：铁路早已打破了距离的既定概念，大学唯一的好处就是它的图书馆，可若依校长制定的章程来看，非但图书馆形同虚设，连校长和大学也形同虚设了。眼下，他不仅急着读书，还需读大量的书。他向校长保证，他，梭罗——而不是那位图书管理员——才是那些书最合适的保管员。总之，校长意识到眼前这位申

诉者绝非等闲之辈，而且那些章程看起来也的确荒谬至极，便给了他借阅的特权。此后，梭罗可以说是把这一特权发挥到了极致。

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梭罗更纯粹了。他真挚地热爱着他的国家及其环境，对英式和欧式礼节的厌恶几乎到了鄙夷的程度。当听到从伦敦收集来的那些新闻或俏皮话时，他总是感到很不耐烦。尽管他也试图表现得彬彬有礼，但那些奇闻轶事着实让他疲惫不堪。人们在狭小的生活圈里互相模仿。为什么他们不尽量远离些，做个真实的自己呢？他追求的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状态，他想去的是俄勒冈州而不是伦敦。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英国的各个角落，都残留着罗马人的痕迹，包括罗马人的墓地、营房、马路、住宅等。但至少新英格兰¹不是在罗马废墟上建成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我们的家园建立在某个昔日文明的废墟上。”

尽管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支持废除奴隶制、废除关税，甚至主张废除政府，但是无需说，他发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仅与现行政纲相左，几乎还与所有改革派的政见大相径庭。不过，他对反对奴隶制的政党始终都很尊重，对其中一位与他有私交的人士——约翰·布朗更是敬重有加。在约翰·布朗²被逮捕后无人声援时，梭罗几乎给康科德镇的所有住户都发了通知，周日晚上，他将在镇会堂就约翰·布朗的身份及品格发表演说，欢迎大家参加。主张废奴主义的共和党委员会传话给他说，时机尚不成熟，此举有失明智。他回复道：“我发出通告并不是要征求你们的意见，而是宣告我要演讲了。”会堂早早就挤满了各个党派的人士，恭恭敬敬地听他对英

1. 位于美国大陆东北角、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的区域，包括美国的六个州，由北至南分别为：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

2. 约翰·布朗，1800-1859，美国起义者、废奴主义者，1859年领导美国人民在哈伯斯费里举行武装起义，要求废除奴隶制，并逮捕了一些种植园主，解放了许多奴隶。他的起义最后被镇压，他被逮捕并杀害。大部分历史学家对他持肯定态度，包括作家爱默生及梭罗均称赞他。

雄高唱赞歌，很多人惊奇地发现，自己对约翰·布朗已经有了新的认识。

据说，普罗提诺¹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愧，他这么想也不足为奇——他身体欠佳，不足以应对周围的物质世界——抽象思维者往往如此。但是，梭罗先生身体的适应性却很强，而且很耐用。他身材短小结实，肤色浅白，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且目光严肃，表情凝重，他生命最后几年还蓄起了胡子。他感官灵敏，体格强壮，双手灵巧有力，使用起工具来游刃有余。他的身体和思维非常和谐。他能步测出约16杆²长的距离，且所测结果比别人用测杆测出的还要精准；他能在夜间的森林里找到路，据他说，靠的是脚而不是眼睛；他能用双眼准确地测量出一棵树的高度；他能估计出一头牛或一头猪的重量，活像一个牲口贩子。他能够从装着一蒲式耳³或更多散装铅笔的盒子里，迅速地抓出铅笔来，且每次都正好抓出一打。他擅长游泳、跑步、溜冰、划船，若是走上一天，估计任何农夫也不会比他走得快。他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比我们以上描述的还要精妙。他说，双腿的每一次跨步对他而言都是有益的。他走了多长的路，就有多长的作品出炉。若是关在家里闭门造车，他就完全不会写了。

梭罗的常识性非常强，就像司各特的冒险故事中，织工的女儿罗斯·弗莱默克称赞她父亲的那样，他像一把尺子，既能测量粗亚麻布和尿布，又能测量花毡和锦罗绸缎。梭罗的脑子里总能不断地冒出新点子来。有一次，我打算种一些枝干高大的橡树，并预先买来了一加仑的橡子。梭罗看到了便说，里面只有一小部分是优良种

1. 古罗马帝国时期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学派最著名的代表。

2. 原文为“16杆”，“杆”是英国的一种长度单位，梭罗在本书中多次使用，一杆长约5米。

3. 蒲式耳，容量单位，在英国等于36.368升，在美国等于35.238升。

子，要挑挑看，把它们选出来。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样做太费时，于是他又说：“我想，如果你把它们全部丢进水里，好种子会沉下去的。”我们一试，果然灵光。他能设计出一个花园、一栋房子或是一个谷仓，也一定能领导一支“太平洋探险队”；在最严重的私人或公众事件上，他都能给出明智的忠告。

他活在当下，不会为往事所烦累或感到羞耻。如果他昨天向你提出了一条新建议，那么他今天会向你提出另外一条，且同样不乏新意。他异常勤奋，有着很强的时间观念，做起事来有条不紊，可他仿佛又是镇上唯一一个闲人，时刻准备着去任何他认为值得一去的地方远足，并时刻准备着与友人交谈至深夜。他平日里虽行事谨慎，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敏锐的反应，因此遇到新局面时，他也总能应付过去。他喜欢粗茶淡饭，可当有人提出倡导吃素食时，他却认为，吃饭的事情并非什么大事，不必如此大张旗鼓，况且，“一个射杀水牛的人要比在格林厄姆餐馆吃素食的人生活得更好。”他还说，“你可以在铁路附近睡觉而不被打搅到。你的潜意识很清楚什么声音值得关注，因此它不会让你听到火车的鸣笛声。此外，万物大多尊重虔诚的心灵，只要你对某物如痴如醉心向往之，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扰乱你的内心。”他注意到，自己不断地碰到这样的事情：从远方收到一棵稀有植物后不久，他就会在常去之地找到一株同样的植物。那种赌博好手才能撞到的大运也常常降临到他头上。一天，他和一个陌生人同行。那人问他在哪里才能找到印第安人的箭簇。他回答说：“到处都有。”说着，他弯下腰去，立刻就地上捡到了一个。在华盛顿山的塔克曼峡谷，他重重地摔了一跤，扭伤了脚。可正当他要站起身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了能治疗跌打损伤的山金车花的叶子。

他有着丰富的常识、结实有力的双手、敏锐的洞察力和坚强的

意志，但这些依然不足以解释他在简单的隐居生活中表现出的卓越才干，我还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因素，即梭罗那杰出的智慧。那是专属于少数人的智慧，正是它使得梭罗发现物质世界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一个符号。这种发现有时会不经意间给诗人们带来稍纵即逝的灵感，为他们的作品增添光彩；但它于梭罗，却是从未消逝的超凡的洞察力，即便受到性格中众多缺点或障碍的百般遮蔽，他都不会违背它。他年轻时，曾经说了这样的话：“另一个世界是我全部的艺术：我的铅笔为它而画，我的摺刀为它而砍，我不会把它当成一种手段。”这种灵感和天赋，支配了他的观点、谈话、学习、工作和生命历程，并使他把人性看得通透。乍看之下，他尽管猜不出对方细微的文化教养，却已然看出对方的分量和才干了，这使他在谈话中常常给人以天才的印象。

梭罗一眼就能理解手头的事情，看出他谈话对象的局限和匮乏，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逃过他那双法眼。我曾不止一次地获知，一些有艺术鉴赏力的年轻人在听过他的见解之后，瞬间便会觉得他就是他们一直寻觅的人，一个能够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的杰出人士。他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是温和亲切的，而是高傲的，说教式的。他蔑视他们的低劣方法，有时勉强答应，有时压根儿不答应到他们家里去或者他们到自己家里来。“难道和他们散散步都不行吗？”“他不知道。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比散步更重要的事情了；他不愿意把好端端的散步浪费在别人身上。”一些团体出于敬意，邀请他访问，被他拒绝了。钦佩他的朋友会自费请他去黄石河、西印度群岛、南美地区游玩。尽管他的推托之词总是很严肃很慎重，但他的态度总是使人想起那个花花公子布鲁梅尔。有一次恰逢阵雨，有位绅士提议让雨中的布鲁梅尔坐自己的马车，结果他却回答说，“我坐了你的车，你坐到哪儿去呢？”——梭罗那谴责性的沉默，那种

尖锐的、难以抗拒的言辞，可以击碎对方的一切抗辩，这一点，他的朋友们可记得清清楚楚。

梭罗先生倾全部的热爱，把自己的天赋都赋予了故乡的田野和山河，使所有爱读书的美国人及海外的人们饶有兴致地了解了它们。他对那条生于斯死于斯的河流，从它的源头直至它最终汇入梅里马克河，可谓无所不知，因为他曾经几经寒暑、不分昼夜地观察过它。马萨诸塞州委派水利专员前去测量，最近一次的勘测结果，早在几年前梭罗就通过他的私人实验得到了。河床上、河岸上，抑或河面上的空气里发生的一切的一切；各种各样的鱼，它们的鱼卵和鱼巢，习性和食物；一年一度在某个黄昏飞满天的蜉蝣，被鱼儿猛吞进肚，很多鱼由于吃得太饱竟然撑死了；浅水湾一堆又一堆的圆锥形的小石头，有时候一车都装不下一堆——是庞大的鱼巢；常常涉水的鸟儿们，苍鹭、野鸭、秋沙鸭、潜鸟、鸮；两岸的蛇、麝鼠、水獭、旱獭和狐狸；在岸上高歌的乌龟、青蛙、雨蛙和蟋蟀——他全部熟稔于心，仿佛这些生命就是他的乡邻同伴；若是有人单独叙述它们中的某一种，更有甚者，用标尺来描述它的大小，或是展览它的骨架，或是把一只松鼠或者一只小鸟浸泡在白兰地里做标本，梭罗就会觉得很荒谬很暴力。他喜欢谈论河流的水文特征，把它当成是一个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命体，而他的叙述总是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颇为精准。他认识这条河，同样，他也很熟悉这片区域的那些池塘。

梭罗动用的武器之一，比起其他勘测员用的显微镜或酒精容器更为重要，那是他肆意遐想之际产生的一次奇思妙想，不过，却可以用最严肃的文字表达出来，即把他的家乡及其周边赞誉为最佳自然观察中心。他曾经评价说，马萨诸塞州的植物群几乎包括了全美所有的植物——大部分的橡树、大部分的杨柳、最好的松树、桤

树、枫树、山毛榉及坚果树。他把从朋友处借来的凯恩¹的《北极航海记》(Arctic Voyage)。还了回去，用他的话说：“作者记录的大部分现象都能够在康科德镇观察到。”他看上去有些嫉妒北极，也许是因为在那里日出日落可以同时发生，抑或是因为那里六个月后只有五分钟的白昼——这一大奇观，康科德的安努尔斯努克山(Annursnuc)可从未给予过他。有次散步时，他曾见到过红雪，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期盼能在康科德镇找到王莲。他是本地植物的辩护人，他承认自己爱杂草甚于进口植物，正如他喜欢印第安人超过了那些教化了的文明人。他还很高兴地注意到他邻居的柳木杆上的豆科植物长得比他的还要高。“看看这些野草，”他说，“数百万农夫曾经花了整个春夏才把它们铲除掉，可如今它们又卷土重来，开始在所有的小径、牧场、田野、花园里耀武扬威了。‘春风吹又生’，这就是它们的活力。我们用粗俗的称呼侮辱它们，叫它们‘猪草’、‘虫艾’、‘鸡草’、‘鲱鱼花’，殊不知，它们也有华美的名字，如‘神果’、‘繁缕花’、‘唐棣’、‘不凋花’等等。

梭罗无论谈论什么都喜欢以康科德镇的子午线为参考，但我觉得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其他经纬度的无知或鄙夷，而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说明，地域其实无关紧要，最好的地方就在脚下。他曾经这样表达过：“如果你不觉得脚下这方沃土比这个世界上（或其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泥土更芬芳，那么你就不值得有所期待。”

在科学领域，耐心是他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另一个武器。他能够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使自己看起来仿若与身下那块磐石浑然一体，一直等到避他而去的那些飞鸟、爬虫、游鱼们重新回来，恢复

1. Kane, 1820-1857, 美国北极探险家。

了常态，甚至满怀好奇地前来端详他。

与他一起散步是一桩乐事，也是一种特权。他同狐狸或飞鸟一样熟悉着这片乡土，自由自在地穿行在乡间的小路上。他能够辨认出雪地里或地面上留下的每一道踪迹，知道是哪一种动物在他之前从上面走过。我们对于这样一位向导只能恭敬地顺从，当然，顺从的“回报”也是非常丰厚的。他的腋下挟一个乐谱本，好随时夹放采集到的植物；口袋里放着日记本和铅笔，一副用来观察飞鸟的小望远镜，一个显微镜、一把摺刀和一些麻绳。他戴着草帽，穿着一双结实的鞋子和一条深灰色的裤子，有了如此装扮，他便可以冒险通过矮橡树和菰莢，或是爬上枝头去找寻老鹰或松鼠的巢。他会涉水到池塘中去找水生植物，因此，强壮的双腿也是不可或缺的。值得一提的是，一天，他在一片宽阔的池塘对面发现了他要找的睡菜。检验了它的小花后，他便断定它已经开放了五天。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日记本，读出了理应在这天开花的所有植物的名字。他记录这些，就像一个银行家记录他的票据何时到期一样。待到明日凤仙花就开了，在他看来，如果他恍恍惚惚地从这片沼泽地中醒来，凭借植物他就能推断出今夕何夕今日何日，且前后误差不会超过两天。红尾鸂在空中飞来飞去；紧接着，美丽的蜡嘴鸟也出现了，它那鲜艳的猩红色令观者目眩神迷，禁不住大揉眼睛，它那清脆动听的啼声在梭罗听来就好比一只喉疾初愈的唐纳雀在鸣叫。不久，他听到了一种夜林莺的叫声，不过，他始终没有辨认出它到底是哪种鸟。他找了它十二年，每次刚一瞥见，它就窜入树木或矮丛，无处寻觅了。在白天和夜间漠然歌唱的也只有这种鸟了。我告诉他说，他必须提防着——万一找到了那只鸟并把它记录在案，人生于他也许就再无新奇可言了。他回答说：“你穷极半生不曾寻见的东西，有一天却在餐桌上与它的族群不期而遇。你的寻找恍若寻

梦，可一旦找到它，你瞬间就会成为它的俘虏，欲罢不能。”

他对群花百鸟的兴趣是发自内心的，与自然密切相连的，可他却从未想过要去给自然下个定义，他也不会把他的观察报告交给自然史协会。“为什么要那么做呢？若是把这份报告中的描述与我脑海中的种种联系脱离开来，对我而言，它就失实了，也毫无价值了；而我报告的内容也绝非他们所愿”。他的观察力表明他可能有某些超常的感觉。他的眼睛如显微镜，耳朵如助听器，而他的记忆则宛如相机的记录器，把他所有的见闻都精准地保存了下来。然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重要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在你心头产生的印象或影响。每一件事实在他心目中都是熠熠生辉的，既井然有序又彰显了整体之美。他下决心研究自然史是天性使然。他承认自己有时就像一条猎犬或一头黑豹，如果出生在印第安人中间，他就会成为一个凶悍的猎人。但是，由于受马萨诸塞州文化所限，他只好选择了植物学和鱼类学这类温和些的方式。他和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让人不由得想到托马斯·富勒¹关于养蜂家巴特勒的记录：

“不是他告诉了蜜蜂一些什么，就是蜜蜂告诉了他。”蛇盘在他腿上；鱼儿游至他手中，被他掬出水面；他抓住土拨鼠的尾巴，将它从洞穴拉了出来；他保护了狐狸，使它们避开了猎人的捕杀。我们这位自然学家可谓慷慨至极，他没有什么秘密，他会带你去苍鹭的栖息处，甚至把你带到他最为珍视的植物学的沼泽地，也许他知道你永远不会再找到那地方吧——不管怎样，他还是愿意带着你去冒险。

没有任何学院给他颁发过荣誉证书，或是请他去做教授一职，也没有哪个学会请他做通讯秘书、考察员，或者哪怕只是一个普通

1. Thomas Fuller, 1608~1661, 英国神学家、历史学家。

的会员。也许这些学术团体担心他的存在会引来嘲讽，然而，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掌握大自然如此多的知识和天赋，更没有人能把它们更广博、更严谨地综合到一起。他对任何团体或个人的观点不带半点钦佩，唯对真理本身心存敬意。当他发现某种谦恭的举止在博士圈中流行时，便不再信任他们了。小镇上的人们起初只把他当成是一个怪人，但渐渐地，他们开始敬畏他、钦佩他。那些雇他测量土地的农民很快就发现了他那杰出的精确度和技能。他对于土地、树木、鸟类、印第安人的遗迹等有着丰富的了解，这使他能够向他的雇主们讲述更多关于他们农场的东西，而他们此前对这些并不知晓，以至于到后来，他们开始觉得梭罗先生似乎比他们更有权利拥有他们的土地。他们还觉察到他具备一种优秀品质，正是这种品质让他无论与谁交谈，都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威严。

康科德有箭镞、石凿、槌和陶器碎片等大量的印第安人的遗物；河岸两侧，野蛮人频繁出没的地方还残留着大堆大堆的蛤壳和灰烬；这些与印第安人相关的每一处细节，在他眼中都是重要的。他几次出行缅因州，主要还是出于对印第安人的热爱。他不仅高兴地目睹了印第安人制作桦树皮独木舟的整个过程，还尝试了亲自驾舟穿过了激流。他对如何制作石箭镞充满了好奇，就是时日无多之际，他还嘱咐一个要动身前去落基山脉的青年找一位能够教他制作之术的印第安人：“为了学会这个，去一次加利福尼亚州也是很值得的。”有时候，会有一小队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¹到康科德来，若是夏天，他们便会在河岸上搭起帐篷住上几周。尽管梭罗深知问印第安人问题无异于盘问海狸或野兔，但每逢这段时间，他定然会去结交他们中最出色的一些人。他最后一次游历缅因州时，结识了

1. Penobscot Indians, 指居住在美国缅因州中部佩诺布斯科特河流域的印第安部落成员。

来自欧德镇（Oldtown）的约瑟夫·波利斯，这位聪明的印第安人给他当了几周的向导，让他倍感称心如意。

梭罗对于自然界的每个事实同样兴趣盎然。他深刻的洞察力使他发现整个自然界都贯穿着一种相似的法则。据我所知，没有哪位天才能够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此迅速地推断出自然之普遍法则。他不是哪一个知识领域的学究。他的眼睛看出了美，耳朵听到了音乐。而这些美和音乐对他而言并非难得一遇，而是比比皆是。他认为最好的音乐节奏都很单一；他能从风吹电报线的嗡嗡声中感受到诗意。

他的诗歌好坏参半。无疑，他缺乏写抒情诗的文笔和行文技巧，但他的悟性却常常能引来诗歌的源头活水。他是一个出色的读者和评论家，对于诗歌也有着深刻透彻的判断力。任何作品中是否含有诗意的元素都瞒不过他，而他对这一元素的渴求却每每使他忽略甚至藐视那种表面的优雅。他能忽略掉一书中很多优美的韵律，但却能发觉其中诗节或诗行的每一次灵动，且熟知在散文中哪些地方能找到同样富有诗意的表达。他把精神之美看得重如泰山，以至于相比之下，现存的所有诗歌在他眼里都轻如鸿毛了。他钦佩埃斯库罗斯¹和品达²，可听到有人赞美他们时，他却说：“埃斯库罗斯和其他古希腊人在描写阿波罗和奥菲斯时没有写赞歌，至少没有写出一首好赞歌。他们不应该让草木为之含悲，而应该向诸神高唱赞歌，唱走他们脑子里的旧思想，让新的进来。”他自己的诗句往往是粗糙的、有缺陷的——虽说是金子，但尚且不纯，有渣滓碎屑含在其中；虽说是百里香和马郁兰，但未经酿造，还没有成为蜂蜜。不过，纵使缺少抒情的文笔和技巧，纵使缺少诗人的气

1.古希腊悲剧诗人，被称为“悲剧之父”。

2.古希腊诗人，有“抒情诗人之魁”之称。